

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

湖南瀏陽縣，在滿清末年產生兩個奇特人物，譚嗣同、唐才常，一個是具有文學哲學的天才，一個是書生軍旅，「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」，他們與康有爲，梁啟超，一鼻孔出氣，都是維新派的健將。結果呢？譚則梟首朝門，唐則喋血湖北，這是中國莫大的損失。

講到譚嗣同這個人，却也奇怪，一降生後就害大病，死而復活，所以，他的別號遂名復生，又字壯飛。他的父親，繼洵，翰林出身，任甘肅布政使，後來升任湖北巡撫，宦遊二十多年，很有政聲。

嗣同庶出，排行第七，同母兄嗣襄，也有奇才，死在台灣，嗣同有題先兄墓前一聯：「恨血千年，秋後愁聞唱詩鬼；空山片石，蒼然如待表阡人」。

嗣同幼穎慧，有異姿，五歲受書，卽審四聲，能屬對，十五歲時，詩文斐然可觀，同郡名師大儒，都不能改他一個字。後從瀏陽名孝廉涂舜臣遊，爲文益進，某年孝廉携他送其六兄赴甘肅父任，嗣同撰句贈之：「但願此身化明月，照君車馬度關山。」以十餘歲童子，居然做出這樣名

句，無怪孝廉擊節稱絕呢！

他始終未應科舉考試，父親替他捐個知府銜，迨清德宗親政時，他任四品京卿，派在軍機處辦事，和劉光第、楊銳、楊深秀、林旭等，同參新政，力主變法維新。他看透當時朝中重臣袁世凱是一個少壯派的傑出人才，所以，苦口千言，勸世凱變法維新，不料，這個野心家，心懷叵測，竟將這些陰謀，密報大學士榮祿，因此造成京師大變，德宗被禁瀛臺，西后二度垂簾聽政。

當大變發生的前夕，日本領事，想護送嗣同潛逃，他慷慨謝之曰：「世界各國變法，未有
不流血者，中國變法流血，請自嗣同始。」遂被捕下獄，在獄中有題壁詩云：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
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

未幾，與劉光第、楊銳、楊深秀、林旭、康廣仁，五人同時梟首朝門，世稱戊戌六君子。年
僅三十四歲，日本人稱他爲中國第一流哲學家，遺著有仁學、寥天一閣文、莽蒼蒼齋詩、遠遺堂
文、石菊影廬筆識等。

先是，嗣同在軍機處辦事時，曾力保同邑拔貢唐才常，謂爲擅文章，通武略，才堪大用，德
宗傳旨召見，才常束裝晉京，甫抵漢口，突聞京變發生，倉皇折回，爲聯輓嗣同云：「與我公別
幾許時，忽驚電飛來，忍不携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，漫贏得去楚孤臣，蕭聲嗚咽。近至尊剛百
餘日，被群陰構死，甘永拋四百兆黃帝胄長埋地府，只贖得扶桑三傑，劍氣摩空。」

唐才常別號佛塵，十九歲入泮，縣府道三試，均取第一，時稱小三元及第。瞿鴻機奉旨任四

川學政，向瀏陽翰林歐陽中鵠問湖南人才，中鵠以才常對，因隨鴻機入川，先充西席，一年後，改任闈卷官，迨學政三年期滿，乃仍返瀏陽，與譚嗣同訂莫逆交，時相往返，討論變法維新大計，後入兩湖書院，每月課試，均列前茅，中丁酉年拔貢，文名更爲當時所推重。

丙申年，江標任湖南學政，延才常入幕，尊爲上賓，彼時湖南巡撫陳寶箴，臬臺黃遵憲，士紳熊希齡等，提倡新政，公推才常主持湘學報，及湖報，這兩種報，是湖南最早的刊物，也是推行新政的惟一喉舌。同時，他又兼任時務學堂教習，梁啟超任總教習，再造民國的首領蔡鐸，便是當時的學生。

戊戌晉京不遂，改赴日本，與犬養毅訂交，並從康有爲遊，聯絡日本志士，作保皇反后運動，未幾，潛回祖國，運動廣西臬臺岑春暄，參加新政，殊不知這個頑固官僚，當然不會贊成的。於是，又回瀏陽，並遭地方舊派毆打，不得已，遂赴上海，與一般革命志士合作，籌開國會，此時八國聯軍已陷北京，兩宮西狩，張之洞、劉坤一等倡議東南各省保境安民，才常以爲有機可乘，潛赴兩湖，運動軍隊，並聯絡各地幫會，欲作大舉，組織自力軍，自任天下兵馬督元帥，他們所密布的口號：「紅羊浩劫遍地催，萬丈陰霾打不開，頂天立地奇男子，要把乾坤扭轉來。」

分四路北伐，其前路軍爲駐紮武昌湘軍統帶黃忠浩，不料，忠浩中途叛變，密報張之洞，遂使全部軍事計劃完全暴露，才常被捕梟首，同時殉難者二十八人，時務學堂學生二百餘人，亦均遇害，世稱庚子首義。

當時才常被捕鞫訊時，神態從容，緘口不發一言，僅大書「丁酉拔貢唐才常主義不成請死。」十三個字，有絕命句云：「三尺頭顱酬故友，一腔熱血灑神州。」遺著僅有覺顛明齋內言二卷。亡年僅三十四歲，與譚嗣同恰相同歲，他們兩人，真不愧生死交，亦確是為中國變法而流血的。

